

市井写真

夜半惊魂

□吴明君

凌晨,我坐在车里候客,车窗玻璃贴着深色的膜。

一个背着布包的小伙儿,额头顶住玻璃,看了看前后座,又围着车转了一圈,看了看牌照,才坐进车里。我笑道:“老弟真小心啊!”

小伙子挺健谈,一路上讲他在外的经历和见闻。他说,当初他并不像现在这么谨慎,经的事儿多了就长了心眼儿。说着说着他俩胳膊舒服地向后伸去,竟打起哈欠来,惹得我眼睛也发涩。

车出市区,路灯渐无,我提醒他别睡,帮我看着路,小伙子揉揉眼睛,指指前边隐约的灯光。我忙加大油门,想尽快赶过去,没承想车抖动了几下竟熄火了。我急忙掀开引擎盖,小伙子强打精神拿着打火机帮我照明。弄了半天,我还是没找到毛病,急出了一头汗,小伙子失望地打着哈欠。

当我又一次紧张环顾寂静的旷野时,发现小伙子已不在身边。我往副驾驶位上望,也没有人,我又惊又恼,骂道:“说话像个人,咋不吭声就溜了?不给钱就算了,这荒郊野外的,和我做个伴儿也行啊!”我边嘟囔边检查线路,还真发现了问题。处理完问题,我赶紧钻进车里,顾不上擦汗,谢天谢地,车能动啦!不干了,回家!

到了家门口,我刚想锁车,一个声音传来:“师傅,车修好了吗?”

我瞪大眼睛望去,那小伙子在后座揉揉眼,看看黑乎乎的外边,着急地说:“这是啥地方?师、师……哎,大哥,我这包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啊!”

文学ABC

那一瞬

□方芳

伫立在落地窗前,任温暖的晨光像瀑布般轻柔地倾泻在我的肩上,细细地品着杯中的“飘雪”——茉莉花茶中的极品,亦是我最爱,那种清新又淡香的味道,总让我感到无比释怀。

好喜欢这种生活,平淡而温馨,简约却雅致。静静地欣赏着自己喜爱的钢琴曲,默默地注视着面前自己钟爱的那些盆景,注视着窗外,注视着可以让我注视的一切,这种惬意,竟令我有了片刻失神……

思绪竟也跟着此刻的心情游走,当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时,回过神来,仿若隔世,只一瞬,这所有的一切就成了曾经,而正是这一瞬,又使一切成了永恒。那些聆听过的声音,抚慰过心灵的话语,对望过的面容,依偎过的肩膀……都将在这一瞬,被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最深处……

五味人生

与鱼斗智

□张清贤

老公说去钓鱼,不擅此道的我也来了兴致。

那天,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会盟镇的一个鱼塘。嗨,来晚了!鱼塘四周早已摆满了钓竿。同行的陈叔忙不迭地打开渔具包,拉竿装线,加入垂钓的行列。

我也拿起一根钓竿装模作样地坐下来。我问陈叔:“您咋知道鱼上钩了?”“这个嘛,你得看鱼漂,它要是沉下去或者升上来,都可能是鱼咬钩了。”

我静静地等待着,20分钟过去了,水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我就不信你不上钩!我往水里撒下几大把鱼饲料。果然见效,鱼漂沉下去了!我激动地拉起钓竿。明明是沉甸甸的啊,咋没有鱼呢?我收起鱼线一看,别说鱼了,连鱼钩都没了!陈叔

一看,笑道:“你钓到大鱼了!可惜鱼钩太小,被带走了!”

鱼这么厉害?我颇不服气,再次换钩挂上鱼饵,甩出鱼漂。时间不长,鱼漂就有了动静。我急忙提钓竿,哈哈,真的钓到了一条大鱼!我备受鼓舞,乘胜直追,又有一条鱼被收进网中。我仔细一瞧:鱼饵还剩一半呢!姜太公直钩钓鱼,我也用这半个鱼饵小试一把。没有一袋烟功夫,一条鱼就上钩了,还是一条大花莲!更让人开心的是,一条鱼还没来得及吃到鱼饵,就成了我的俘虏,我欣喜若狂。

陈叔不停地夸我:“初战告捷,还钓到了难钓的花莲!要知道,它的脑容量可是最大的!”我说:“再聪明的鱼,只要心存贪念,就逃脱不了被钓的命运,对不对?”



绘图 仁伟

流光碎影

爱妻当“民师”

□马宣廷

爱妻孙雪娥原是近郊的一名普通民办教师,她与学生的故事,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,但村里人仍念念不忘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初中毕业的妻算得上村里的知识分子,因此被学校选任为民办教师,分配到扁担赵村教复式班。

扁担赵村位于今日的洛白路上,因宋朝赵匡胤的父亲用扁担挑出了两个皇帝,在此歇脚而得名。村子很小,适龄儿童更少,一至三年级才20多个学生。

在上任前,校长叮嘱她:20多个学生,一至三年级的课程,只要教好语文和数学两门主课就行了。

20多个学生,看似好教,可一个人要教3个年级,而且几门功课都要教,难度可想而知。聪明的妻在教学中,逐渐摸索出一套教复式班的流程:上午,先教三年级学生语文,然后让这几个学生上自习,再给一、二年

级的学生上语文课;下午,如此循环地上数学课。

每天要上六七节课,回到家中,年轻的她一头扎在床上,非常疲惫。

在上中学时,妻不喜欢上体育、美术、音乐课,在当了民办教师后,她边学边教。经过努力,小小的校园里终于传出了响亮的歌声和做操声。

那时学校太穷,由学生自带凳子,村里配备课桌。妻找了村干部多次,也没有要来课桌,只好把家里的一块长木板抬到学校,两边用砖撑着当课桌。个别学生没有凳子,她又把自己的凳子借给学生用。

当民办教师,每月仅有4元补助,但她几乎没有拿全过,要么替学生交学费,要么资助学生。1984年,她转为公办教师后,待遇才有所提高。

如今,妻桃李满天下。每次见面,昔日的学生就会感叹:孙老师真好!

啼笑皆非

捣乱

□张利兵

“你的孩子上课捣乱,影响课堂纪律,请家长严加管教。”看完老师发来的短信,我火冒三丈,心想:臭小子,等放学回来,看我怎么收拾你!

在儿子回家后,我怒气冲冲地说:“臭小子!老实交代!你在上课时是怎么捣乱的?”

儿子怯怯地说:“爸爸,我真没有捣乱,你听我解释。这都是因为坐在前面的同学放了一个屁。”

我说:“放屁很正常呀!有什么可笑的?”

“可这个屁很不正常,共有三声,第一声短,第二声长,第三声最长,就像拉小提琴一样……”孩子说得绘声绘色,就像点了我的笑穴,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后来,我忍住笑,问: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我就像你一样,笑得前仰后合,结果全班同学都笑起来了。”

我佯装生气:“你就不能忍住吗?”

儿子一脸无辜地说:“你是大人,你都忍不住,我怎么能忍住呢?”

凡人小记

“让我去”

□马平均

老冯上班了。

老冯在单位干的是有害工种,55岁就退休了。在退休后,他在家休息了不到半年,妻子就开始唠叨了,说他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,就知道看电视、下象棋。老冯一赌气就到人才市场找工作,可找了几个用人单位,都让他回家等通知。在20天后,老冯终于找到了一个看门的工作。

老冯到了新岗位,就像一个进厂的新职工,无论什么活儿都抢着干,每天早早地到单位,扫地、拖地、抹桌、打水。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,老冯总是抢着说:“让我去。”慢慢地,老冯发现,不对呀!同事们根本没有和自己抢着干的意思。可碍于面子,老冯还是继续干。

半年后,一个老职工因为家里有事,辞职了,单位又招了一名新职工。新职工整天不爱说话,早来晚走,把地拖得干干净净的,把水壶打得满满的,大门内外几乎见不到灰尘。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,他总是抢着说:“让我去!”

老冯的心里觉得平衡多了。